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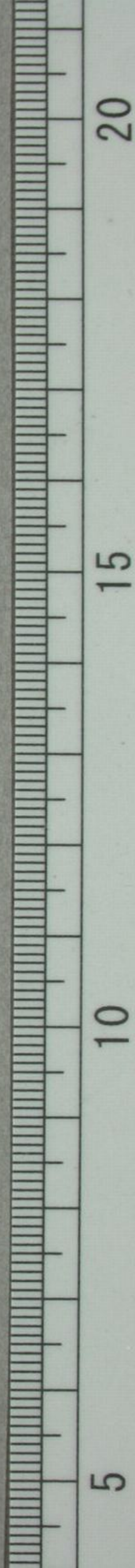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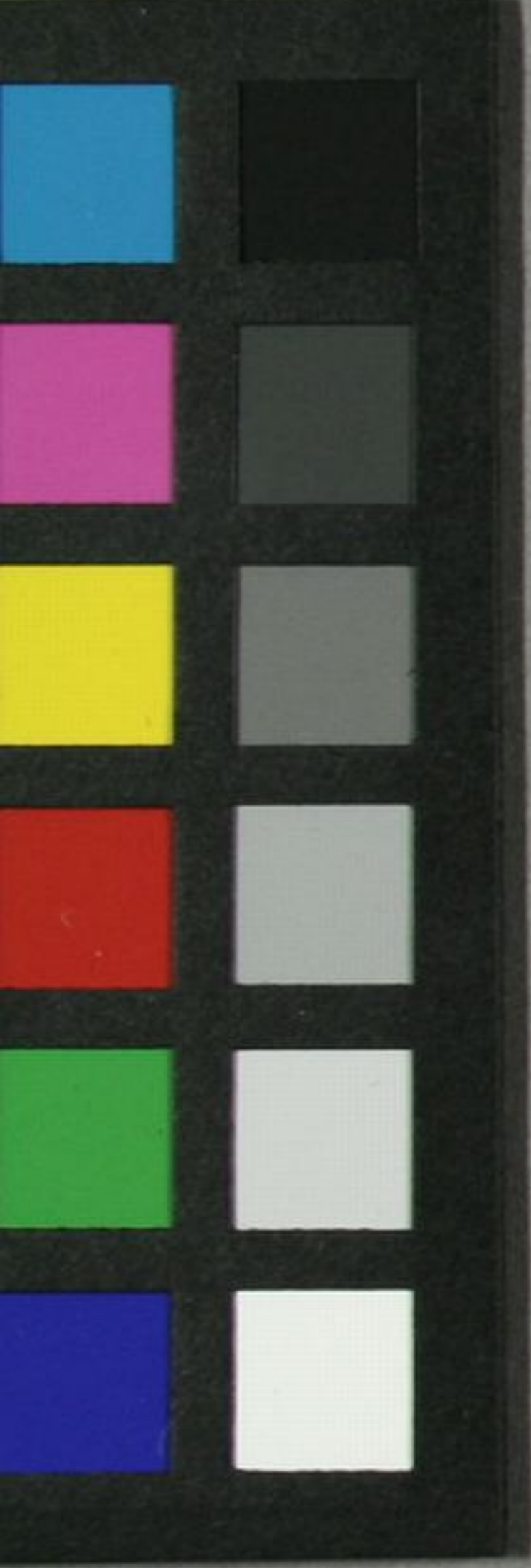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6



文庫 11
D 247
6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746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士生柳平

校

聖歎外書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呼，豈不寃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恤，供其為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無他，君相能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為之事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為之事必壽於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詠不衰，起敬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為文也，吾見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其有事之鉅者而隱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纖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為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又烏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料之說。雖孔子亦蚤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為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裨官之家無事可紀，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淡之志者哉？則讀裨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也。

如此篇武松為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出孟州東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場也。酒有酒時，炎暑乍消，金風颯起，解開衣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監，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監也。酒有酒筵，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一酒筵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篩滿，三碗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

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並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喫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為乎又煩耐菴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書之人，吾未如之何也。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裏面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謝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快人快語。每歡古今奏疏，悉是文詞，諷不。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營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箇揀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趨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白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林一，眼寫得此。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厮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為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素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堵着手，直到如今，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班兒正軍，先伏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驚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得免大排與每日酒肉何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

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慢了你大事僕人道
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已不得天明也若說武松起來非武松不知文并不知酒矣早起來洗漱
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紵護膝八
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
便道後遭言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此文只寫酒字故於只要依我一
件事一篇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
三不過望此等好句法恰從三碗不過岡脫化出來前後掩映絕倒與三碗不過岡只換
起句只換二字亦換成自己絕妙一句奇語更與舊文無涉笑今人心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
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
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望此與之快解施恩聽了想道
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先算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算若每店
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酒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
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
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此段文字全學醉字若非酒醉後了膽大景
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絕然又舉下酒物那時節三字聲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
勢指出句法却更覺精神過之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怎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
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
人自將了家裏好酒妙果品敬饌亦不得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飲將去妙第一酒武

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之深許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
今朝打倒那厮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
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武松雖是天人然打
下整備極不孟浪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
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筆那兩箇挑食擔的
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字能飛那兩箇挑食擔的
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亂酒規十載未見如此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
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飛舞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更好行酒人寫武松笑道却
纔去肚裏發一發明義章第一開宗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
間天氣好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寫入妙候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
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筆尖疲於變換矣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
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箇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妙詞絕妙絕武
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此酒場中忽作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
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飛舞而下妙固矣試問其
在何處故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又來又喫了三碗便走
小省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
法小省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此句非武松面上無事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
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

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出四字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後人打
 語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不真是筆墨淋漓之有
 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武松酒却湧
 憾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此五字真高山水之曲矣
 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頭後便倒西歪絕之人
 事絕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
 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
 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繩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却先一現筆勢奇絕遂有
 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却此來正打蔣門神也
 可奇兀不又行不到三五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
 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真樣望竿子來他加出四箇字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
 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又寫出兩把旗
 將酒場與樣排設是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
 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真不虛活林正中間裝列着櫃身
 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妙人與上文潘氏激映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安原
 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官調的頂老武松看了饒着醉眼逕奔八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
 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殺後之於十字坡再見之於快活林事
 那婦人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是尋婦人酒不成妙筆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

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箇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
 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文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
 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好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奇
 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
 下來好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啞啞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
 你奇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
 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開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酒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
 與酒保真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畧有些意思奇
 不出只得問道過賣你那人姓甚奇姓甚奇
 姓如何不姓李也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里喫醉了來這里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
 箇外鄉蠻子不省得在那里放屁下他已通出許多下武松問道你說甚麼急問一句
 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真好武松道過賣你櫃上那婦人下來
 相伴我喫酒極武松道休胡說不得這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
 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到此處不惟酒保婦人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
 該死的賊不得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
 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妙武松一手接在腰胯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
 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

裏奇絕妙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筆不在酒上出色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箇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搭在裏句法事變極面句法事變極又一箇酒保過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句法事變極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句法事變極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里掙扎得起真正快活後面兩箇人在酒地上爬不動真正快活讀此句始知前文發酒之妙武松打將門神發了酒一箇地便無處不是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垂的走了一箇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將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眾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奔去報了將門神將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將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三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將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四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將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其筆翻墨舞將門神大怒槍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將門神小腹上其捷如風捷其捷手其捷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撻撻將過來那雙右脚早踢起直飛在將門神額角上踢着如風捷正中其捷如風捷其捷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其捷如風捷其捷看打虎有打虎法殺門神有殺門神法許多解數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玉環步鴛鴦脚此神本是其捷如風為上文又夾叙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前文自謙有武二真是出色打得將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

我三件事將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將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四

聖歎外書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看他寫快活林朝蔣暮施朝施暮蔣遂令人不敢復作快意之事裨官有益於世乃復如此不小

張都監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適所以自死禍福倚伏不測如此令讀者不寒而栗

看他寫武松殺嫂後偏寫出他無數風流輕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寫出張都監家鴛鴦樓下中秋一宴嬌嬈旖旎玉繞香圍乃至寫到許以玉蘭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蓮玉蘭死然成對文心繡錯真稱絕世也

看他寫武松殺四人後忽用提刀躊躇四字真是善用莊子幾令後人讀之不知水滸用莊子莊子用水滸矣

後文血濺鴛鴦樓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寫一句云忽然一箇念頭起神妙之筆非世所知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即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

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
 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武事快絕蔣門神道小人也依
 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
 在這裡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
 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
 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頸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
 厮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打虎得意之筆便量你這箇直
 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厮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
 松武松說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
 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榮華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
 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
 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箇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
 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
 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眾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
 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着傷的又妙去鎮上請十數箇為頭的豪傑都
 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眾人坐地武松
 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無窮之氣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
 開話道眾位高隣都在這里我武松看他一篇說話句句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里便聽

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
 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眾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妙我和他並無干涉妙我從來只要
 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響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響我便死也不怕響今
 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響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
 條性命響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響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響景陽岡上大蟲
 便是模樣打虎得意之筆眾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亦是武松都起身替蔣
 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
 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已出一口無相謝了眾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
 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眾人散了武松一
 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收拾前篇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
 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皆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
 來拜見武松榮華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
 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里直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
 賣比往嘗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開錢來與施恩再送快活林不
 也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
 話下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有話即長無話即
 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
 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

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武都頭一片心，他好男子，千言萬語，多此君子，不可不慎。特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眾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寫小字，與不後，大怒，字，前後相，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名，好男子，漢，好，一，英雄，無敵，一，謙，好，敢與人同死，同生，能，知，一，樣，好，說話，能，言，之，而，其，心，殊，不，然，也，獨，世，之，意，所，在，破，色，心，中，知，其，人，而，不，免，心，感，其，語，於，是，忽，然，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笠，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投，巧，之，以，所，好，此，寫，得，活，就，聽，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與，施，恩，一，般，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以，不，敢，輕，受，人，之，解，衣，推，食，者，其，心，之，誠，疑，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任，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殺，入，宅

裏來，却在口中補出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藤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此一段亦與連日開文，一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樓各妙絕，獅子街定是武松殺人處，鴛鴦樓不是武松飲酒處也，他相纏便成絕世奇文，便後日血濺一回入來也。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寫殺他，偏寫出許多婦人，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是武都監大笑道：大笑相，後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說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武都監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說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內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啜遠地斜着身坐下，畫張都監着了，爇養娘相勸，寫殺多人，妙想妙筆。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武松道：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光明彩，焰入東牕，武松道：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玉蘭一篇大字，妙與前金蓮二字，武松道：一篇始於武松，連於殺玉蘭對金王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籠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風歸去念陽穀縣紫石街不知在何處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想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絕妙好辭令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殺便寫得婦人在

不放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二便勸武松飲心妙筆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了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二便勸武松飲

酒張都監叫斟滿着嫂人心妙筆不惟在眼前樓柳直寫得殺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寫然飲酒時也對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寫然飲酒時也對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

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中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寫未睡

景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捉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看也偏寫出玉蘭

也一箇賊迺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迺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

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眾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眾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小面皮風雲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前文一連叫出許多賊來小人口何足為據也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好漢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你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眾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絕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眾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眾生好度人難度然則足下原來你這厮外貌似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証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厮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眾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厮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証明白休聽這厮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

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厮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何至死

糊塗可笑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厮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恐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木杻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眾人以此不錄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為你喫官司，你不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寫施恩為武松使用，都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結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寫得好，凡他處必要寫作牢中喫苦者，定為文情前後有不得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好你却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

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活寫世人受銀子法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二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得限滿決斷。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一入死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眾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施恩得之於老康武松得之猶如秋鷹擊雀也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施恩深虧此處有此一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突然分外添此一筆，便將施恩入獄出色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眾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院人上下去使用，催遣打點文書。二人死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增一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眾人喫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三入死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總結一句却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嘗嘗下牢裏來，聞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施恩三入不為少矣，便忽然生箇事情，一筆截住，甚有剪

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眾牢子自焰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
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眾牢子自焰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
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
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與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於今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推倒六十
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
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
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
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
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
松忍着那口氣無窮之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
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不
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
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又在口中補因此小弟不能殼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
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
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絕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
家火什物絕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寫施恩送與哥哥
路上穿着寫得得兩隻熟鷲在此寫得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

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
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深明下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
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深明下施恩討兩碗酒叫
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裏好把這兩隻熟鷲掛在武松行枷上好施恩附耳低言
好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好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好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
好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好寫得竟是父子夫婦兄弟不是朋友
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先每後之覺實實寫得好我却不
無痕有影妙絕妙絕不知文你自回去將息夫婦兄弟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
松哭着去了完施恩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出許多里數史公飲
手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料果然不出都頭所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
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到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佳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加上
取下那熟鷲來只顧自喫也不係那兩箇公人出妙心妙筆寫高又行了四五里路四五再把這隻
熟鷲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厮來只顧自喫出妙心妙筆寫高又行了四五里路四五再把這隻
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九一總八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妙絕提着朴刀此處
現各跨口腰刀處出現先在那里等候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妙絕武
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妙絕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
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妙又走不數里多路數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
方是絕妙好辭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

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晴，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妙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妙那兩箇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妙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趕將下橋來。妙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妙武松遶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妙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讀此句為之一歎，本擬武松死於此刀，誰料自家之後世以此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妙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搠幾刀。妙這兩箇

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趕着，又砍倒一箇。妙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箇，喝道：「你這厮實說，我便饒你性命。」妙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妙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妙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妙都道：「那

專等句寫出熟瀟瀟，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妙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看他撈朴刀解腰將兩箇屍首都擡在浦裏，又怕那兩箇不死，提起朴刀，每

人身上又搠了幾刀。妙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活畫出來，寫武松真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

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妙絕。提

後忽於此處再見一箇念頭，竟遶回孟州城裏來。筆如風轉。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箇貪

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聖歎外書

第三十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我讀至血濺鴛鴦樓一篇，而歎天下之人磨刀殺人，豈不怪哉！孟子曰：「殺人父，人亦殺其父。」殺人兄，人亦殺其兄。我磨刀之時，與人磨刀之時，其間不能以寸，然則非自殺之，不過一間，所謂易刀而殺之也。嗚呼！豈惟是乎？夫易刀而殺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殺人，以人之刀殺我，雖同歸於一殺，然我猶見殺於人之刀，而不至遂殺於我之刀也。乃天下禍機之發，曾無一格，風雲駭變，不須旋踵，如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人之遇害，可不為之痛悔哉！

方其授意公人，而復遣兩徒弟往挈之也，豈不嘗殷勤致問，爾有刀否？兩人應言有刀，卽又殷勤致問，爾刀好否？兩人應言好刀，則又殷勤致問，是新磨刀否？兩人應言是新磨刀，復有殷勤致問，爾刀殺得武松一箇否？兩人應言再加十四五箇亦殺得，豈止武松一箇，供得此刀，當斯時，莫不自謂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飛而起，劈而落，武松之頭斷，武松之血灑，武松之命絕，武松之冤拔，於是拭之視之，插之懸之，歸更傳觀之，歎美之，摩挲之，歷酒祭之，蓋天下之大，萬家之衆，其快心快事，當更未有過於鴛鴦樓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雲浦淨手，馬院吹燈，刀之去自前門而去者，刀之歸已自後門而歸，刀出前門之際，刀尚姓張，刀入後門之時，刀已姓武。於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銛

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親以頭頸試之嗚呼豈忍言哉夫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嘗殺一人則是不如勿買不如勿佩之為愈也自買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殺一人顧一人未殺而刀已反為所借而立殺我一十九人然則買為自殺而買佩為自殺而佩更無疑也嗚呼禍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粹發疾不得掩益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猶甘蹈之不悟則何不讀水滸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處不在寫武松心麗手辣逢人便斫須要細細看他筆致閒處筆尖細處筆法嚴處筆力大處筆路別處如馬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句了鬢罵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問誰句此其筆致之間也殺後槽便把後槽屍首踢過句吹滅馬院燈火句開角門便撥過門扇句掩角門便把櫃都提過句了鬢屍首拖放電前句滅了厨下燈火句走出中門拴前門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筆尖之細也前書一更四點後書四更三點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銀後插出麻鞋此其筆法之嚴也槍入後門殺子後槽却又閃出後門拿了朴刀門扇上爬入角門却又開出角門撥過門扇槍入樓中殺了三人却又退出樓梯讓過兩人重複隨入樓中殺了三人然後槍下樓來殺了夫人再到厨房換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門一連共有十數箇轉身此其筆刀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箇燈字四箇月字此其筆路之別也鴛鴦樓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與失意之事相倚伏未曾暫離喻如鴛鴦二鳥雙游也佛言功德天嘗與黑闇女姊妹相逐是其義也

武松蜈蚣嶺一段文字意思暗與魯達瓦官寺一段相對亦是初得戒刀另與喝采一番

耳並不復關武松之事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來跨了一寫揀條好朴刀提着一寫之力殺彼家之人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一寫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一寫裏面便關了角門二寫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此句起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三寫鋪開被卧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語妙把朴刀倚在門邊二寫却掣出腰刀在手裏二寫又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攪草棍一寫拔了櫃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槍入來一寫入來出去又入來又出一寫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三字妙筆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三寫腰刀不可言一寫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三字妙筆見明晃晃地一把刀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此間筆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認得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絕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四寫把這後槽殺了一寫一脚踢開屍首一寫把刀插入鞘裏五寫就燈影下妙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前文施恩送綿衣碎銀麻鞋三件今忽將兩件插在前將出來脫

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 單被包了散碎銀兩... 邊先去吹滅了燈火... 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 角門三寫角... 松却望燈明處來... 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 下樓去歇息... 口裏又似啞子的端的是驚得呆了... 展忽然跳出門外... 燈火六寫... 已都認得路數... 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 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 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 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

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奇六字也...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 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 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 刀三寫... 出身細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刺翻了兩箇... 接箇任就勢只一推疾休說張團練酒後... 倒了武松趕入去... 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 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 衣襟來... 八字... 桌子上器皿踏匾了... 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

梯邊一出來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不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水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一殺得血濺盡樓屍橫七那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十殺得八箇一殺得血濺盡樓屍橫八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武松道武松搶到房前一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九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九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九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已自都砍缺了二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九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十丟了缺刀三翻身再入樓下來九只見燈明下九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十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六向玉蘭心窩裏擲着五殺得玉蘭亦是心窩裏斃此三字為暗記也殺兩箇小的亦被松握着朴刀六向玉蘭心窩裏擲着五殺得玉蘭亦是心窩裏斃此三字為暗記也殺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擲死一朴刀一箇七結果了殺十一箇走出中堂把櫃拴了前門門去然又入來六忽又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擲死了在地下四殺得三箇五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六絕妙辭好走了罷休撇了刀鞘二提了朴刀八出到角門外五寫直出來○來馬院裏再來除下纏袋來不忘之固是奇把懷裏踏扁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再來倒提朴刀便走九氣色只兩字便絕是心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路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句

先把朴刀虛按一按來是寫跳城便寫出跳城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妙寫○十把棒一柱立在濠墜邊二寫○十月明之下看水時四寫○而武松上樓○其幽涼武松在樓上月亦在樓上初不知濠邊月色何如而武松上樓○無一人路茫茫世間萬方不齊苦樂月影只爭轉眼生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墜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絆護膝一扒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一如此穿掉○武松道這口鳥氣今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更此四句收筆○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藤深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三寫投東小路便走了一五更成更四點四更三點前提後繳合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透入裏面把朴刀倚了四棒槍發了又疼那里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箇小小古廟武松透入裏面把朴刀倚了四寫○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細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鈞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事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了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十寫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好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他不正寫却用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月前武松只不做聲聽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寫四箇男女將武松刺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劊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那四

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
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好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
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妙絕一篇十
環踢跳無句不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疑神絕之文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是菜
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藥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
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拏箇檀笠子與他戴上兩句寫得好笑遂似為做頭陀之識然實是算
也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註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
裏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我讀半日不盡了自
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
肉管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
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
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
報讎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
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
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
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回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
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箇
烏公人也一朴刀一箇棚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

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箇了爨直上
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的老婆兒女
養娘都截死了四更三點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前正傳是第一遍此敘述是第二遍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
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鴛鴦子便跪在地下道我們
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
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
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
誤犯着哥哥怨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
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好張青夫妻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
包裏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如此好送好物應那四箇鴛鴦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
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四箇鴛鴦子不知我心連武松
其實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知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
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
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好張青誰想果是賢弟孫
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只重復出色加添有
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嘗說到這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
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酒管待武松不移時

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不箇字寫出好主人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夜半鬼寫得絕倒眾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裏或有武松劈面直跳出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前文止無句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了爇厨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前文所倒掉在此前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此句在後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擗死夫人一口在外擗死玉蘭一口姊妹二口此句在後插兒女三口此句在後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第一傳是前敘述是第二遍報官是第三遍看他第一遍之縱橫第二遍之次第三遍之顛倒無不處處入妙看他不來與前文合處有與前文不必合處政在疎密互見錯落不定為奇耳必處板印作一不樣三張也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四共計五屍人後急據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簡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絕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得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

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畱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張情夫妻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無家之痛此日最深不仁二字雅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里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拏了他那里嘗嘗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為戀土難移不曾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為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藥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獨張孫二娘能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垂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今筆人

忽然想到暮年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餛
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早布直裰一條襍色短總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
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靴子插着兩把雪花鑽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嘗半夜裏鳴嚙得
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
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
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到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
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武松二娘去房
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我身上做的着
了早直裰繫了絛把繩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
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
為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武松見得不可不真是天人所讚亦讚
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便在此等妙事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
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語你把那張都監
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里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
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
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
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
事不可比大酒要少喫四字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

破了知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箇在這里也不是長久之計便作高臺却
於此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揚二頭領武松辭了出
門捧起雙袖插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箇行者虎尊者當晚武松行者離了大
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筆好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
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
從東邊上來焰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
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
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箇先生樓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又箇
婦人文情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奇肆至此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威儀六百細行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者便真是行者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在月光下看了爛銀也似謝人目睛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不曾發市且把這箇鳥先生試刀加試刀字千載奇語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出畫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升惡向膽邊生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林下四字忽添山間
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
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
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
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本生
都放箱兒裏然矣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出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

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團冷氣。何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却偏去，增出月明之下，四兩箇關到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前文未語，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箇裏廝殺，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無異樣出奇之處。然我觀其寫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遠也。蓋上文武松一傳，共有十來卷，文字始於打虎，終於打蔣門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過岡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後打虎，甚矣醉之為用大也。其打蔣門神也，又因無三不過望五字，至於大醉，大醉而後打蔣門神，又甚矣醉之為用大也。雖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終恃，力不可以終恃，權勢不可以終恃，恩寵不可以終恃，蓋天下之大，曾無一事可以終恃，斷斷如也。乃今武松一傳，偏獨始於大醉，終於大醉，將母教天下以大醉，獨可終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蟲，而有時亦失手於黃狗，神威可以單奪雄鎮，而有時亦受縛於寒溪，蓋借事以深戒後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猶尚無十分滿足之事，奈何紘紘者，曾不一慮之也。

下文將入宋江傳矣。夫江等之終皆不免於竄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主平一片之心，則固皎然如冰，在玉壺千世萬世，莫不共見。故作者待於武松落草處，順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後文之必應之也。乃後之手間面厚之徒，無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續一部唐突才子人之無良於斯極矣。

當時兩個鬪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個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里叫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著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里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厮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個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菴裏住。這個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好風水，今日驗矣，絕倒。』若真海風水，則又何以偏有此等事也？若風

何哉？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行者道：『這厮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菴了。』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菴裏，見小牕邊卓子上擺著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著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擄在火裏燒了，插了戒刀。四字妙。此一段豈以必殺飛天蜈蚣為武乎？豈以必救婦人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望著青州地面來，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

五才子奇書 卷之三十一

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瓷酒來寫得極射開了泥頭倒在一箇大白盆裏精白盆外又加寫出其便已令人眼眩喉癢之極况又寫清香滑辣耶武行者偷眼看時寫得絕倒四字中又有惱却是一瓮嘗下的好酒
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又寫得絕倒喉嚨癢將起來又寫得絕倒
恨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
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白酒去燙眼絕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
菜不繇的不氣寫得饒自不必說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子大
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厮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當頭不起一休要焦燥要酒
便好說好不活寫出半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瓷酒和雞肉之類
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瓷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
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
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獲有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之巧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
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絕不語武行者聽
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跟跄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
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寫那漢大怒却不
來然後跳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
却不知是出家人勿起頓心文補獲使讀者心中疑武行者道我自打他于你甚事
肯兩硬相磕互不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又硬武行者聽得大
怒便把卓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厮說誰有一箇有硬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厮

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
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一頭喝一硬頭搶出來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
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做個門戶等著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
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此曾無一次不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脚麻
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
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力如畫醉後只將大漢作戲又表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
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不救上溪來捉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
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揮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喫酒了
旁若無人之意把個碗去白盆內那酒來只顧喫喫可憐好酒却是冷快活亦沒半個時
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喫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綬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
走絕妙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無端出頭畫出醉離那酒
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武松叫無端出頭武行者
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著吠寫得極
大醉正要尋事四寫得極
刀來大踏步趕狗武行者
著溪岸叫醉武行者

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其力可以打倒大蟲而不能不失黃狗便立定了叫畫活黃狗
本狗得意一句俗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起来淋淋的一身水
淋淋然不可寫身水須知是淋淋清清兩身水也作傳妙處全妙於寫起一不寫人寒冷得當不
其妙不可寫一端盡也現出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耀起一不寫人寒冷得當不
能再振所以深望其後之不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燈籠子身穿
鵝黃紵絲襖手裏拿著一條哨棒却不接喚背後十數個人跟著都拿木鈹白棍眾人看見
狗吠人隨之類如此矣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
哥却又引了二三十個莊客自遊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里又作引說猶未了只見遠
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不細筆手裏提著一條朴刀背後引著三二十個莊客都
拖鎗拽棒跟著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著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
大漢道這個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提這廝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
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眾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
來不成捉矣止可謂之滌上溪來耳○前文開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
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眾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
樹上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
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妙又打只見這兩個大漢又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個相識
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耐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滾在水

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
酒肉都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里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
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
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一過這廝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忽然一鬆○這廝
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死賊一頓打死了把火燒了他纔與
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籐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
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好漢也可見連日說武松也此時武行者心中畧有些醒了理會
得打虎一事又在心頭景陽只把眼來閉了緣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一看
亦以作一曲寫出且先寫個看背上的杖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便
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醜筆飽看墨正之面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便
武行者方纔閉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疑道這鬼筆疑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
的兄弟自武夜即打之後如十坡孟州特個疑處明寫出許多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
使通者擊不知其能耳豈即打之後如十坡孟州特個疑處明寫出許多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
後世之人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武松認得得○時只認得也一個個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
來的人也不認得一個各認得兩個出來的人認得得○時只認得也一個個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
武松認得得一個各認得兩個出來的人認得得○時只認得也一個個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疑人
却是師父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嘗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不景惟自打
可嘗知是別一人非時嘗事說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如畫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

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不細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是事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武松道：「只相叙舊話，那人不是別人，一雙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裡？」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裡住得半年，遇劫時也。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便帶回來。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寫朱雷。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裡。」家中補寫來。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箇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以此叫我做師父。此句。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是打蔣門神張都。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便入此句。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鬪殺了西門慶，此是。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此是。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是打蔣門神張都。我如今正欲要

死了我先兄武大，諸字哭殺，何也？昔佛入滅後，同難結集四經，陞座初唱，是我聞四字，一時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藥、父孫二娘教我做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兄弟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竟與哥哥分妙。敘說一年有餘的事，世間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世間無所愛，正獨愛此一句耳，我二三同學，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央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着痛疼，也來管待，得武松。敘說一年有餘的事，世間見宋江見了大喜，寫武松。到處有，人拜門生，可謂榮華之極，得武松。敘說一年有餘的事，世間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出一夜話。中抽茶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揚志。起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武松道：「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揚志。起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許過人處，而後人反，因此也。」

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此寫出認愛人以德矣。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說得妙，曾不見花知寨，因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一妙也。雖因只是錄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只是活潑三郎，宋公明而愛及花知寨，一妙也。雖因只是錄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武松道：「哥哥未遲，說明不必有這心，只說出來，讀其言，真令我欲痛哭也。若如此行，不敢苦勸。」此四字重，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此一句又落到兄弟恩情一段文來，便為七十四回從續貂者作地也。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里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早布直綴，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為路費。宋江推都不受。武松偏孔太公父子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魯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辭別了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

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問那里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真正哥既死，且把認義哥也。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與張青如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擢撥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廕子，又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前宋江口中武松道：「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此非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到市鎮稍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筆墨淋漓，至少戒酒性，直挽至最初，柴進莊上，使酒打人一句文，字保重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七字妙絕，遙遙直與一年前柴進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得宿頭。如此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

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願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
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
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觀之不足之山也宋江只得叫
苦即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
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細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
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
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為殺
了一個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里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榮
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彈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嘆氣約有二三更天
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
眼看時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結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素紅紵
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
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為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
椅上問道孩兒們那里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
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有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
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
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
家出身為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古住此

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二牙掩口鬚髮瘦長勝潤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
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為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
銀為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
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個頭領坐下王矮虎便
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
水來放在宋江面前怕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怕那個掇
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怕定當不妨然作者却偏故意寫得怕人讀
之亦復驚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
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三十七字只作一句讀其事甚矣○此三十七字凡敘三個人三
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三十七字只作一句讀其事甚矣○此三十七字凡敘三個人三
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三十七字只作一句讀其事甚矣○此三十七字凡敘三個人三

妙絕絕 便叫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便叫來拜妙絕妙絕字押脚此四便字提頭文筆盤飛宋江連慌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
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刺了自己的眼睛未審亦原來不識好人
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緣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
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
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
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
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全書大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屍
蓋一節殺閻婆借一節却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
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
當夜直喫到五更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
此英雄了得留作今朝竟日之歡也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里十分是
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妙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
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去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
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
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
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
報將來說道主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只有

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里小嘍囉道王頭領自己擡在山
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
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道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
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在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
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間走有甚麼
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憑空設幻
有五鬼搬有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里敢無事出來間走告大王垂救性命
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裏等思道我正要投透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文情奇
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
渾家好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好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
個知寨好一文好一武好武官便是知寨花榮好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好宋江尋
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里須不好看看他下文好看此等宋江
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
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二字
聲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
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寫世語
贊惡習矣然偶然一見即不妨但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身分道賢弟若要押寨
不得通身學李贊便殊累盛德也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伏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

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恁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此是寫燕順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辨得遲矣亦可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交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禮義可以縛人，乃至可以縛王矮虎，而何世之不用之也。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眾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眾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殺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說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活是文官妻子，亦會說大話騙人。眾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眾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的道理說便了，眾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眾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管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驚行鴨步，妙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妙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

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妙眾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也是我走得慌了，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妙此文只是花榮楔子，作者無可見長，故借此作間中一笑也。眾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活是文官妻子，會說自家好處。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八十人。十瓶酒，一口豬，賞七十八人，文官破格事也。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揸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帶一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個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奔花知寨，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又變出樣住法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際會風雲豈偶然。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七
聖歎外書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七

聖歎外書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文章家有過枝接葉處每每不得與前後大篇一樣出色然其叙事潔淨用筆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諸游山者游過一山又問一山當斯之時不無借徑於小橋曲岸淺水平沙然而前山未遠魂魄方收後山又來耳目又費則雖中間少有不稱然政不致遂敗人意又况其一橋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後一望荒屯絕徼之比想復晚涼新浴荳花棚下搖蕉扇說曲折興復不淺也

看他寫花榮文秀之極傳武松後定少不得此人可謂矯矯虎臣翩翩儒將分之兩雋合之雙璧矣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落筆亦似一座惡山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問花知寨偏先答劉寨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

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寫花榮又有接包裹正廳上當中設放涼床審故事翻寫出異樣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管管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發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三字與上涼床句對看要知他全不用實主二字相待便連下文妻妹一段都有神理作者之手法如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進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幾何言與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寫花榮又有花榮○花榮武官何其文也○看他文心前掩後映何其妙哉見劉知寨恭人秦家嫂嫂却先見花榮妹子今日是花榮家妹子又却又是秦家嫂嫂二奇也未算到也世之淺夫讀此文則止謂是花榮出妻見妹耳豈復知其結構之妙哉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花榮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緣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願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是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里守把時是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攬得粉碎是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是這厮又是文官又不識字是自從到任只把鄉間

些少上戶詐騙是朝廷法度無所不壞是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歐氣是恨不得殺了這厮汚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貪圖賄賂未有不殘害良民者殘害良民以圖賄賂未有不幸其榮口中寫得如秦鏡相似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讐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已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官觀寺院閑走樂情寫花榮都好○自那日為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這座小构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构欄裏間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此等只是間筆間擲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有一月之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准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扎縛起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

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為官應如此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殷閒步同往。」先補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自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着，來到大圭廟前，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墻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眾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姓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眾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武知寨便上馬去彈壓文知寨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槍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眾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已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眾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

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曾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殺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殺下山來？却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里係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已人慌忙逃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一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文甚近日從濟州來，城二字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恕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知此耳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花榮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迤到劉高這裏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寫得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寫得好看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里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眾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裏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為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別了眾人透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寫得好看都只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關寫得好看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寫得好看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寫得好看眾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來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眾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厮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妙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妙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眾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這的頭盔上朱纓妙聽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妙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總結一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眾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妙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寫得好看眾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寫得好看花榮且

叫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視宋江花榮說道小弟恨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休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讀得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闖差借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剛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等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文花榮是讀書人越把同姓痛惡越是同姓越為讀書人痛惡耳讀至此處我將聽音天下慨嘆之聲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歐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是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見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妙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個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個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終是個文官有些算計當下等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歐之事我却如何奈何得他劉高我今夜差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

五十七
五十七
三十二

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和武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請他省法，便避却前文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十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係着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好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慕容可稱兩姓，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為六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寔，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為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為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三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話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叙禮罷，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里敢分辯，只得錄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黃信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裏面。」

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怎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為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却似瓮中捉鼃，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幔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叙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為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為甚緣繇，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讐而悞公事。』」黃信特差黃某齋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一個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為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黃信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叙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黃信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個竝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黃信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黃信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為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為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黃信劉高

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能信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能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幔裏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此却不是文章要緊花榮叫道也須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能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却是宋江目瞪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己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此亦不是文章要緊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此却不是文章要緊便入回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并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迤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燄堆裏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害人害汝休嗔畢竟宋江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聖歎外書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吾觀元人雜劇每一篇爲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獨唱而同場諸人僅以科白從旁挑動承接之此無他蓋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結有開有闔有呼有應有頓有跌特無所附麗則不能以空中抒寫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離合之事借題作文彼其意期於後世之人見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見也自雜劇之法壞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餘折一折之辭乃用數人同唱於是辭煩節促比於蛙鼓句斷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賴後人傳之而文章在所不問也者而冬烘學究乳臭小兒咸搖筆灑墨來作傳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爲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爲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則通長者文人聯貫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爲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爲一事而於某甲傳中忽然及於某乙此固作者心愛某乙不能暫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輒遂及之是又與某甲無與故曰文人操管之際其權爲至重也夫某甲傳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傳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書在甲傳乙則無與者如花榮傳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

人有一人之傳，一傳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不察，乃又搖筆灑墨，紛紛來作裨官，何其游手好閒，一至於斯也。

古本水滸寫花榮便寫到宋江，悉為花榮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醜遂不可當，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詰，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火，可謂善戲謔兮，不為虐者矣。又差同音，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下手中拿一把斧，不止劉高天下之人，皆然矣。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眾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為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你係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句哎呀呀，句十萬卷經，句三十壇醮，句救一救，句寫得口中亂撞之極，或無驚得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是絕倒，亦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衲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挑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

三個好漢睁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好沒時，不放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願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搥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透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里顧得眾人，獨自飛馬，遶回清風鎮去了。眾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撤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好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眾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輪，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好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好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好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好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好亦分衣兩人，花榮又不把馬先送上山去，好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并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好原來這三位好漢，為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為號，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三更時分，都到聚義

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讐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文好讀至此始知前家妙小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文甚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許多搖尾乞命之語宋江說便要寫劉高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行色故借此時笑耳不必真有之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字是申狀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官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

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日夜便去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忠書秦性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軍先叫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燙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軍容須知此非開筆益因知府賞軍便得先見秦統制一番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絕妙章法秦明在馬上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遣軍兵大刀闊斧逕透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寨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有此句後不礙在寨前不礙黃信也却說清風山寨裏這小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眾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來來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花榮便道獨寫你眾位俱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好麼花真好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定是劉高馬也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

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個信砲直透清風山來揀空濶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睛時却見眾小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文甚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看他一個只是笑一個只是怒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讐逼迫得花榮有家難逃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是六字供部大書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刻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透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經人說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怒大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在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頂上只一箭正中盛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花榮絕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眾人却早一闕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越怒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眾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擂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巖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怒極怒極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花榮絕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

時西起到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花榮絕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花榮絕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趕到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花榮絕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小變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妙絕秦明拍馬再透來西山邊西起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妙絕秦明怒壞怒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妙絕秦明怒極怒極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趕過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妙絕秦明怒挺胸脯怒挺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妙絕秦明怒氣衝天怒氣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西起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妙絕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在這里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透東南角上來南上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妙絕秦明轉怒怒轉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上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下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風忽哨下來妙絕秦明急待引軍趕時趕火把一齊都滅了妙絕秦明妙絕性人騙他性人騙他去耳偏寫數通去耳偏寫數通不嫌重不嫌重秦明秦明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不甚明朗秦明秦明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不甚明朗秦明秦明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不甚明朗

聲出絕花榮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
酒令人絕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大罵人妙絕性花榮笑道只是笑秦統
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怒喊道賊
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作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賊
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絕妙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
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註一忙中忽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
小嘍囉妙絕無窮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砲火箭一齊燒將下來絕妙背後二三十個
去妙絕無窮把弓箭在黑影裏射人妙絕無窮眾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
上山去了絕妙爬不上岸的盡泅死在溪裏絕妙且說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絕妙把馬一撥
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步和人連馬攔下絕妙坑裏去絕妙頭盔軍器絕妙都粉碎了絕妙拿條
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絕妙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絕妙拿條
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
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絕妙筆法高橋絕妙一大半渾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絕妙生擒活捉有一百五十

七人奪了七匹好馬絕妙不曾逃得一個回去絕妙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絕妙止此當下一行小
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絕妙解在
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絕妙秦明問花榮道這
囉絕妙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絕妙隨取錦段衣服與秦明穿了絕妙秦明問花榮道這
位絕妙為頭的好漢却是甚人絕妙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絕妙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絕妙
榮絕妙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絕妙燕順王英鄭天壽絕妙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絕妙這宋押司莫不是喚
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絕妙宋江連忙道小人便是絕妙秦明連忙下拜道絕妙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
會絕妙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絕妙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絕妙問道絕妙兄長如何貴足不便絕妙宋江却把
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絕妙秦明只把頭來搖道絕妙若聽
一面之詞絕妙誤了多少緣故絕妙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絕妙燕順相留且住數日絕妙隨即便
叫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絕妙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絕妙也與他酒食管待絕妙秦明喫
了數杯起身道眾位壯士絕妙既是你們的好情分絕妙不殺秦明還了我盛甲馬匹軍器絕妙讀之而笑我回
州去絕妙燕順道總管差矣絕妙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絕妙慕容知府如何不
見你罪責絕妙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絕妙本不堪歇馬絕妙權就此間落草絕妙論秤分金銀絕妙整套穿衣服
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絕妙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絕妙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絕妙朝廷
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絕妙又不曾虧了秦明絕妙我如何肯做強人絕妙背反朝廷絕妙你眾
位要殺時便殺了我絕妙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絕妙花榮下廳寫絕妙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絕妙我也是朝廷命

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妙筆令我還兄長去。秦明那里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妙筆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明上廳都妙，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是二為衆好漢勸不過，是開懷喫得醉了，扶帳房睡了。這里衆人自去行事。實事秦明一則軟困，夜男啼女哭，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急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妙筆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妙筆爲好，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妙筆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妙筆爲好，却分作兩三句，出之。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妙筆秦明上了馬，妙筆拿着狼牙棒，妙筆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妙筆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家，却都被火燒做自地。妙筆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妙筆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了。妙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插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播起鼓來，叫着喊。妙筆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耻，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你，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廝碎屍萬段。」秦明

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廝的馬匹？」妙筆衣甲、軍器、頭盔、妙、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妙筆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妙筆上文已足，只見遍野處，火焰尚兀自未滅。妙筆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妙筆肚裏尋思了半晌，妙筆馬再回舊路，妙筆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妙筆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箇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我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妙筆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人江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里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中間坐定。妙筆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請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妙筆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請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寨，堅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妙筆花榮、此處便不出頭也。請管模樣的，却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

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眾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若待要和宋江等厮併，却又自肚裏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三句以上接住秦明做作者在旁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此亦是花榮意，却到底用宋江說。何用正傳也？」傳也秦明正不恁地時，長兄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辨裝奩，與總管為室如何？此亦善用其妹也。俗本說：秦明見眾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亂說花榮不惟善將，秦明見眾人極本皆識。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眾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前此句在拿劉高老婆却忽與秦明作媒，此是行文閃爍之法。又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警雪恨。不偏與王英地，平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遶清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提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回護前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遶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叙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

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小，花榮秦明都成累筆，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妙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妙筆明畫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又表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進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五才子奇書
卷之三十六

